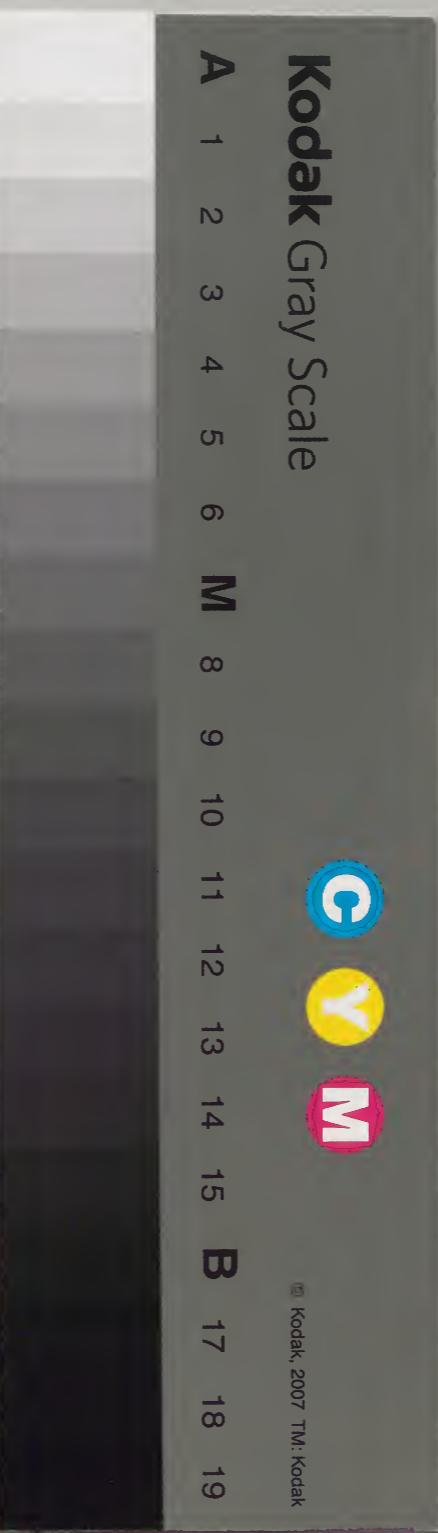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	〇	五	一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二	〇	五	漢
七	〇	一	書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71
冊數	50 (27)	
函號	279	6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隆按張馮汲鄭行事不相類而取節焉皆足以成名故並為一傳

又按釋之傳本史記原文稍損

黃震曰釋之守廷尉第一于定國非其比也

茅坤曰其言類高祖之論陸賈叔孫通輩

王楙曰單之母甚高論自是兩句今人以一句讀之却以為所說之甲者其失當特之意矣

何孟春曰孟子云有官守者修其職又帝問上林禽獸簿尉不能對而查未代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師古曰堵音者與兄仲同居以

貧為騎郎蘇林曰雇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註貴事

文帝十年不得調師古曰調選也所知名釋之曰久

宦咸仲之產不遂師古曰遂猶達也欲免歸中即將爰盎知其

賢借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

便宜事文帝曰甲之母甚高論師古曰依附時事也今

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

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為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

師古曰圈養獸之問上林尉禽獸簿師古曰簿謂簿

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師古曰視其屬也虎圈

夫從勿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



吳興後學凌雅隆輯校

對甚悉是事職也釋之不能格文帝黜上林尉而反不拜嗇夫官謂廷尉為天下之平得無愧乎

對嚮應亡窮者師古曰嚮讀曰嚮如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張晏曰材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音灼曰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也音居九反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師古曰文視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師古曰陵夷積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師古曰錯音千故反文帝曰善迺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駮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師古曰行問也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

側

隆按文帝繇是奇釋之總承上作結語劉會孟曰馮得時景情態俱活茅坤曰新豐在關中去叩鄣尚二千里而帝指示之必其慎夫人嘗早帝前有故鄉之思也又曰過西陵而悲思當時帝必有厭增穉過後之意而因以感問之者又曰秦皇之修葬釋之一言道破

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即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師古曰廁岸之邊也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也張晏曰慎夫人新豐人使慎夫人曰此走叩鄣道也如淳曰走音奏趣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李奇曰聲氣依倚也師古意日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師古曰紵音竹口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

中二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

劉奉世曰渭上有橋非一此在中故曰中渭橋

洪邁曰釋之謂上使使誅之則已無乃啓人主徑殺人之端乎斯一節未爲至當也

茅坤曰論法平而所對則慎洪邁曰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此漢史所稱也周勃下獄釋之正爲廷尉不能救但申理犯罪盜環一二細事耳烏在其爲無冤民哉

隆按將此天下稱之又總承上作結語且與上已所知名相應又按侯麻故久立信陵子市中而曰今羸之爲公子足矣當時市人以公子爲長者王生故使

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也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過師古曰天子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如淳曰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虜而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師古曰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師古曰得者盜環之入爲吏所捕得也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弃市上大怒曰

人亡道迺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師古曰謂常法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次血長陵之逆然以逆順爲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萬民取長陵一抔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耳今學者讀抔爲杯勺之杯非也抔非應盛土之物陛下且何以加其法虜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議平迺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師古曰以嘗劾帝不下司馬門稱疾欲免去懼太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師古曰鞮音武伐及顧謂釋之

漢書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廷尉結襪而曰欲以此重之當時諸公莫不重釋之二事適相類如此又按王生結韉即黃老推剛為柔之旨情也史失其名而僅為附列小傳

隆安唐傳只叙論將一節本史記文稍損數字又按次祖父趙人伏後唐兩言巨大夫公案劉奉世曰文帝因問唐遂及居代事則何自為即正問從何處來為即楊慎曰唐謂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傲亦深中其病

茅坤曰指次家世應上曲折隆按史記良字句漢書良說句更優楊慎曰其慷慨激發有俠士之風茅坤曰以下纔紆徐次言之隆按馬融龍虎賦勇法見之莫不主臣即此意又按叙帝與唐相對語間却擡入當是時三句提省所以卒復問之故是亦一格黃震曰馮唐論將數語可為萬世法

索隱曰中帝石稅

為我結韉釋之跪而結之師古曰結讀曰際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韉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馬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鄭氏曰以至孝聞也師古曰以孝得為郎中而為郎署之長也著音竹助反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師古曰言年已老矣何乃自為郎也崔浩以為為自從也從何為郎此說非也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已師古曰已猶耳唐曰臣太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師古曰大夫祖父也師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入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入良說如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迺拊髀曰師古曰拊音陛嗟虜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師古曰言解在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聞處虜師古曰何處而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印上以胡寇為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韋昭曰門中概為闡師古曰音牛列反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太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

之為將也上曰何已師古曰已猶耳唐曰臣太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師古曰大夫祖父也師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入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入良說如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迺拊髀曰師古曰拊音陛嗟虜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師古曰言解在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聞處虜師古曰何處而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印上以胡寇為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韋昭曰門中概為闡師古曰音牛列反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太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

漢書卷五十五

馬五

四

茅坤曰千古來
論任將無論此
言

茅坤曰物之募
兵數所費不下
數十百萬以區
區趙而能聽其
將帥如此

隆按竊聞魏尚
以下與上李牧
為將一段一
相應

一人當作一八

宗憲欲與唐同

隆按楊子法言
云或問馬唐文
帝得蕭頗李牧
不能也諒乎曰
彼將有激也親
屈帝尊以信亞
夫之軍至頗牧
曷不用哉
盧舜洽曰讀張
釋之馮唐二傳
見家人父子之
風讀袁盎晁錯
傳則互相傾覆
矣讀江充息夫
躬傳則釀成妖
孽矣要之有是
君即有是臣可
鑒哉

隆按驛傳本史
記文稍損數字
大概以嚴見憚
此篇綱領如帝
不冠不見聞諫

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師古曰覆謂覆
白之也音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
芳目反車千三百乘穀騎萬二千匹師古曰穀張弩也音邁百金之士

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如淳曰黃金一斤直萬
耳服說言富家子弟可任使也師古曰百金喻其貴重
是也是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鄭氏曰澹音

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致於霸也後會趙王遷立
蘇林曰其母倡也師古曰倡師古曰幾伯
趙幽王其母倡也樂家之女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

顏聚代之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
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服虔曰私五日壹殺

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
塞虜嘗一人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
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

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
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
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

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
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
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

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
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
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

也十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
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迺以子遂為郎遂字王孫
亦奇士魏尚槐里人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文
日六國時衛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
弱但稱君也

默然見憚于君
面責弘湯不敢
言不拜大將軍
遇加于平日見
憚于權貴至於
淮南王亦畏其
守節死義則又
見憚于諸侯王
也首尾以嚴憚
相應其意自見

茅坤曰非長孺
之知大体不敢
便宜行非武帝
之英風大略不
能以罪

隆按史記弘大
體漢室改弘為
引是

又按為人以下
伏後案以後一
一皆應

隆按此段應前
性倨少礼

隆按此段應前
犯主顏色

隆按此段應前
犯主顏色

為太子洗馬孟康曰大臣任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舉其子弟為官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
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
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
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延燒師
日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燒也比音頻寐反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
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
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師古曰矯制詔
而行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耻為令稱疾歸田
里上聞迺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
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
如淳曰擇郡丞及史任之也鄭當責大指而已不細
時為大司農官屬丞史亦是也責大指而已不細
苛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
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

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
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
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爰益
之為人應劭曰傅伯梁人為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
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
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黯見蚡未
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
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
如此如此也史畧其辭耳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
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
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及黯之黯也羣臣
或數黯師古曰數責之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
諛承意陷主於不誼虜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
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二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瘳如

隆按史記守成
下有招之不去
靡之不去二百
形容不可奪之
節極得旨繁班
史何以削之
王世貞曰漢文
帝臨則章昭所
謂來二水而臨
其岸也慎夫人
如廁與武帝據
廁見衛青溷廁
之廁也

隆按此段應前
面折不能容人
之過

厲舜治曰黜引
大体不拘文法

而湯常在文深
小苛兩人相爭
眉如史家模寫
不荷
隆按史記憤發
上有仇厉守高
不能屈句并見
兩人不相能慶

隆按此段又應
前面折不能容
人之過

隆按此段又應
前性懦少禮

曰杜欽所謂病滿賜詔恩也最後嚴助為請告上
數者非一也師古曰瘡與愈同
曰沒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瘡入
也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貴育弗能奪也
貴夏育皆古之勇士也貴音奔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沒黯近
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蹕廁視之如淳曰廁溷也孟
師古曰如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
說見也
不見也上嘗坐武帳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為武士象
兵於帳中也師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
古曰孟說見也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
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改律令為廷尉
黯責湯於上前曰師古曰質公為正卿上不能褒
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國
圖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師古曰言何
改更而公以此無種矣師古曰言當黯時與湯論議

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
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反目而視
矣師古曰重累其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
少事間常言與胡和親毋起兵上方鄉儒術尊公孫
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
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
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師古曰詆毀辱陷人於
罔以自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
說也欲誅之以事師古曰以事致弘為丞相迺言上
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
任請徙黯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
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
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

隆按班史言淮南王謀反懼黯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其言醜籍范史論李固據位重以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二公議論懸絕如此

隆按此段又應前犯主顏色又按黯羅上吏記有默然二字與前上怒處亦有默然二字雖閉語却有無限含蓄

隆按此段又應前犯主顏色

茅坤曰以上二事雖武帝所差見亦其所英風大略處而百黯不能沮之矣黯總是不學無術只做一箇抗直

隆按史記五百餘人下有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句更懇切

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友不重邪師古曰言能降貴大

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

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

弘等如發蒙耳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始

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貴與

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

大夫黯時承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

無少望也師古曰褊隘也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

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及黯

之言曰益甚矣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居無

何匈奴渾邪王率眾來降師古曰渾漢發車二萬乘

縣官工錢從民貫馬師古曰貫買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

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臣黯民迺肯出

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

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虜上默然後渾邪王

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問見高門

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

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師古

數百鉅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

死者家鹵獲因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今縱不

能渾邪帥數萬之眾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

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為闐出

財物如邊關乎應劭曰闐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

傳出入為闐也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贏以謝天

下師古曰贏餘也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

為陛下弗取也上弗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

是也

莫書卷五十一

茅坤曰以下指
次悲憤嗚咽絕

江以達曰黠志
在補過要非真
薄淮陽者

隆按黠論湯之
病國深中高肯
卒亦不出其所
料

茅坤曰總結篇
首以嚴見憚而
附司馬安諸人
並以次指黠之
獨立處

隆按衛人仕者
應篇首有寵於
古之衛君句

隆按當時傳本
史記原文稍損
易數字通篇以
實愛為綱領

復安發矣後數月黠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黠隱於
田園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
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也師古曰郊謂交也召黠拜
為淮陽太守黠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強予然後奉詔
召上殿黠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
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師古曰心謂報效也今病力不能
任郡事師古曰力謂甚也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
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
民不相得師古曰顧謂思念也吾徒得君重師古曰徒但也臥而
治之黠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黠棄逐居郡不得與朝
廷議矣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以距諫詐足以飾非非
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
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師古曰舞猶弄也內懷詐

以御主心外拔賊吏以為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

師古曰言何不早言也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

黠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敗上聞黠與息

言抵息罪令黠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

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九得一千四百四

十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九得一千四百四耳居淮陽十歲而卒後上以黠故官其弟仁至

九卿子偃至諸侯相黠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黠為太

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

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

信服虔曰景帝信任宏蘇林曰官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黠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

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

屬舜治曰鄭莊
直俠者流也始
置驛馬繼而任
宿客饒多負始
不治產繼而死
無餘財始仰俸
賜給諸公繼而
千里不齎糧故
傳首曰當時以
任俠自喜足以
概其行矣大都
陳遵之輩云
劉放曰自身當
屬上句

黃震曰鄭莊推
轂本立朝第

事缺四郊置驛
則戰國四豪之
餘風非孔子舉
爾所知之意矣

黃震曰莊事君
無所憾舍而所
引又與利之人
故莊盜名者也
非為國者也不
足以列張馮汲
黯諸賢之後
陸燦白史言鄭
君不奉名籍詔
而死至其子莊
官九卿諸孫為
二千石者六七
人天於忠義之
報固有意哉

要載子所推同
頁

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
俠自喜說張羽於院服虔曰梁孝王弟也聲聞梁楚間幸
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
如淳曰郊交道四通通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且常
處也請賓客便其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且常

恐不徧當時好黃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師古曰
意自見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太父行天下有名之
士也武帝即位當時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

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
師古曰議田遷為太司農當時為太史戒門下客至

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
又不治產印奉賜給諸公師古曰印音牛向然其餽

遺人不過具器食師古曰猶今每朝候上問說未嘗
不言天下長者師古曰候天子問隙之時其所稱說皆言長者也其推轂士

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薦舉人
者其言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
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翁

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上曰
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朝

常趨和承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不敢甚斥師古曰斥不漢
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師古曰屈盡當

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就晉灼曰當時為大司農而
任其賓客於司農載運也師古曰音其勿反當
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

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承遷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
昆弟以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十人當時始與汲黯
列為九卿內行修兩人中廢賓客益落當時死家亡

漢書卷五十五

隆按先是下却一段史記作為贊語蓋有感而借以形友道之衰故以汲鄭亦云悲夫句結之班史移入傳尾去汲鄭亦云句似於當時不相蒙云

隆按此贊亦委擬似史記

餘財先是下却蘇林曰却音圭崔公為廷尉京兆縣名也賓客亦填門師古曰填音田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師古曰言其寂靜無人行也後復為廷尉客欲往崔公大署其門曰師古曰署謂書之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師古曰見音胡電反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馬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揚子以為孝文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師古曰揚子謂揚雄也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師古曰謂馬唐欲理魏尚故以此言激文帝也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一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茅坤曰予按賈鄒枚路行誼不相類而並以上書題名故附為一傳黃震曰傳言不能為醇儒謂其不專守一經耳非以其行也真德秀曰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疏言事者由實始之豈非文帝開廣言路之故歟揚榮曰按孝文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諭蓋言其侈靡貪殘暴虐且其過然君臣激戒正在無虞之時故益猶以丹朱戒其君山之借秦不為過也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曰魏也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師古曰涉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醉者不雜也嘗給事穎陰侯為騎師古曰常騎馬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如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以單章為帶師古曰單章為帶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師古曰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師古曰罷謂役事也讀曰疲任疲言疲於役使也師古曰罷謂役事也赭衣半道羣盜滿山師古曰赭衣半道謂被罪者半行道使天下之人戴目而

茅坤曰此篇行文甚美而其前略西漢風格如

唐順之曰此文去戰國未遠有奇氣而不用繩墨

林希元曰此以上至用三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云云句又俱以焉字收文執如貫珠

茅坤曰以上教秦王暴亡以下開說納諫

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一夫大

西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凡言離宮者皆謂鐘鼓帷

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

四馬騫馳旌旗不獲師古曰獲屈也言庭之廣大殿

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

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師古曰瀕海謂道廣五

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吏以督驪日十年

采金石冶銅錮其內來塗其外師古曰錮謂以珠

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師古曰顆謂土

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

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

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

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李奇曰臯水邊於地

隆披夏商一段
應地之礎者二
句文王一段應
江暉河瀕二句

徐中行曰賈山
借秦為喻二段
骨法奇爽西漢
常稱獨步

隆披故以天子
之尊以下一
應上文古者聖
王之制一段又
之有烟波處
林希元曰自昔
者至此之謂也
承上文言秦不
行古先王之道
厲民自養而意
聞過以致敗中

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
而道不用師古曰比干諫紂而紂殺之也文王之時豪
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師古曰芻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賤役也此周之所以興也

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
無不摧折者師古曰雷霆疾雷也音廷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
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

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
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
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

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
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

而諫也或曰此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
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

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
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

師古曰進食曰餽酌者少也少祝餽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鯁鯁故為備祝以祝之也公卿奉杖大夫進履

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
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

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
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

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
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

而諫也或曰此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
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

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
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

師古曰進食曰餽酌者少也少祝餽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鯁鯁故為備祝以祝之也公卿奉杖大夫進履

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
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

分四段自此至
適其欲也是一
段自周千八百
至自知也是一
段自秦皇帝東
巡至滅絕矣是
一段自秦皇帝
居滅絕至此之
謂也是一段

沐希光曰所以
自養者二句是
暗指文帝與諸
賢良方正射獵
事

筵竹器

唐順之曰天下
莫敢一旬掉轉
隆按仁養老之
義以下正與先
王相反再應前
古者聖王之制
一段
真德秀曰山指
秦之失專歸於
此

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
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
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百什
一而籍師古曰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君有借也謂借人力也一日為簿籍而稅之君有
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
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勝古曰十
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
也師古曰弋繳射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多食亡
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
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
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為
過堯舜統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治秦自以過堯舜可至萬世也師古曰統治
也言自美功德治聖天不過於堯舜也縣石鑄鍾虜師古曰縣稱也石
之斤石以鑄鍾虜言其奢也虞猛獸飾土築阿房
之名謂鍾虜之附飾為也虞音鉅飾土築阿房
之官師古曰飾以竹從為之自以為萬世存天下也
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紂世
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
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
世世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音朱日反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
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
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
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
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
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
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
邪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謀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

此

隆慶上引詩以
結上意下引詩
以起下意
宋祁曰此下語
未屬疑文不足

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
諳言則退此之謂也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
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化類得罪罰也又言
言而見聽則對諳言如醉說不見信受則屏退也今詩本
云聽言則對諳言與此不同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
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
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
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
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歎
師古曰言心實憂
念之不為禮節也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
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也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歛
也塗謂塗棺也錫衰十
五升布無事其縷
者也棺首王喚及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食肉未
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
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
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
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
師古曰術圖所以
亦作述圖所以先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
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
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
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
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
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
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
傳師古曰賦給與
也傳音張戀反去諸死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
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
事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賦後
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

真德秀曰山規
文帝之過專在
於此然當時之
士未必皆賢後
其果賢將不肯
從人主馳驅射
獵矣

事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賦後
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

貞德秀曰自此以下盡發相諫本旨修先王之道是欲文帝行養老養賢之士也唯陛下所幸此語非所以尊

人主
林希元曰古者大臣一段雖似更端不過甲結

林希元曰論議勤于言只以如此不如此六句

貞德秀曰按山此書專短帝與近臣射獵而何至借秦為喻蓋秦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故窮奢極欲陷於危亡而不自知文帝雖未至是然不與近臣圖政事而與之駸馳射獵則後幸進而後欲滋其蹈秦之失有不難者此忠臣妨

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二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瘠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雅蕩之詩大臣不勝太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師古曰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

幸耳師古曰言乃可悉意也古者大臣不嫌師古曰嫌狎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齋嚴之色肅敬之容師古曰見顯也音胡電反大

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豫方正修繫之士不得

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師古曰方道也一則曰方謂廉隅也則

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

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

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

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遊與大臣方正

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

大者也師古曰軌入謂法度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

以為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

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以戒師古曰柴唐子淮南傳棘蒲侯柴武太子柴奇與

士伍開章下詰責師古曰以其所上對以為錢者亡章謀反章下詰責之章令有可詰問

徵之論然其求復開宴遊一路非所謂陳善閉邪也其不得為醇儒以是哉王應麟曰山之才亞于賈誼其學粹于孟錯

隆按湯傳史記止載獄中一書

隆按陽書大指已括盡此教語中為其事尚隱故陽書全是隱語

黃震曰本未免戲國游士之餘習能持正論可嘉唐順之曰此文辭極微茅坤曰陽微開說吳王而故繆

其辭指警則巫人之詭言禍凶而幽眇變幻于其間使吳王聽之不能不動心眩神而亦無以為罪云爾然較之龔勝王吉不逮遠矣

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持也音高反念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師古謂畜養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論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臣聞

秦倚曲臺之宮帝所治處懸衡天下服虔曰關西衡平也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畫地而不犯兵如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制之行也

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盡伏菟也師古曰覆盡是也音芳自反鬪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

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遂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齊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以此怨之

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也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師古曰三子為王謂淮南衡山濟北也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

唐順之曰叙漢
攻取之執是刺
骨語
又曰胡是趙隱
語越吳隱語
言漢皆有以待
之是吳趙未足
為漢難也

日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自然宿忿不能為吳也
若吳舉兵友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宿忿不敢相救也
師古曰一說皆非也言諸國各有私然胡馬遂進窺
欲申其志不肯專為吳非不敢相救也
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
越為吳難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
不可恃也
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
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趙王遂北
連匈奴吳王濞素事三越故鄒陽微言胡越亦自受
敵救兵之不專也胡馬故曰進越水故曰深蘇林曰
折截也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
指斥之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
越人之糧漢折西河以輔大國以破難其計欲隱其
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為大王患之以錯亂其語
若吳為憂助漢者也自此以下臣聞交龍襄首奮翼
乃致其意焉師古曰蘇說是也
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師古曰聖王砥節修德則游
談之士歸義思名厲也音指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
慮如淳曰改易精思則無國不可奸奸音下節固陋

唐順之曰往時
趙淮南已如此
可鑒也

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
之朝昔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
高下風之行尤說大主之義師古曰言在下風側聽
也故願大主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察首不如
一鷗孟康曰鷗大鵬也如淳曰鷗鳥比諸侯鷗比天
鷗者耳非鷗也鷗擊之鳥鷹鷗之屬也鷗自大鳥而
也鷗音愕夫全趙之時趙未分之時武力鼎土裒
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裒服盛服也鼎土
臺也在邯鄲裒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師古曰幽王
音州縣之縣也湛讀曰沈湛患言幽王為呂后所幽死
也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
能還厲王之西也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然而
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師古曰諸謂
賁皆古也故願大主審畫而已師古曰畫計也音獲始孝文皇帝
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臣贊曰文帝入關而

漢書卷之六

宋祁曰注讀學作讀字于理最切

選注曰壞子

唐順之曰此賈誼美吳楚之計

隆按借言勅垣

平暗指吳之姦

選注曰規枕帶也

劉攽曰幾讀曰冀

唐順之曰其情切故其詞復

隆按此書詞多

偶儻其六朝之

茅坤曰鄒陽書

寒心戰慄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懷義父之

未明而起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

立天子謂立為天子也深害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

義讀曰儀父讀曰甫其有中王參為大原王揖為梁王師古曰或說是也

為代王參為大原王揖為梁王師古曰或說是也

壤子王梁代如淳曰文帝之二子晉灼曰揚雄方言

深割嬰兒王之壤壤土也壤字益以淮陽卒仕濟北

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應劭曰什儂也

者坐一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師古曰什

赴音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

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

垣過計於朝如淳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望

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服虔曰過誤也則我吳遺嗣不可

期於世矣師古曰言吳當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應

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也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

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

失其地也謂項羽敗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日諛

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但幾微乃著見也或曰幾危

也此數其於國家皆無危險之慮也師古曰言漢朝

起邪意應說是也願木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是

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

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存智略

恍惚不苟合音師古曰恍惚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師古

謂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謂讒也孝王怒下陽吏

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繫迺從獄中上

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

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

丹質於秦始望遇之無禮丹亡去厚養荆軻令西刺

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

咽詠

上

王

正

辭首不屬特多
嗚明涕淚故能
開梁王之襟而
卒以自脫耳然
要之非所以自
訟也
隆按忠無不報
四句一書關鍵
以後段段發此
意

茅坤曰此上是
第一段與下第
二段似重然有
一正一反意文
更奇

隆按每 援引
一結束即以是
以字故字接下
斷而不斷一筆
呵成

茅坤曰以上一
頭却番作兩段
才奇偉

唐參治曰鄒陽
從吳入梁故引
樊於期王奢以
相証別出一知
字

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何則誠有以相

日為君為燕丹表可克之兆師古曰精誠若
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太白食昂昭王疑之
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
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根為應侯
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
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天之將軍夫精變天地而信
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
其討議願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
謂鞫問也音信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
無也願太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主誅之
王璞獻之武王示玉人曰石也則其右足武王破
復獻文王王人復曰石也則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
璞哭於郊乃使玉人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張晏曰李
以正而二世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楚賢人陽狂
殺之具五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楚賢人陽狂
世恐遭此患也願太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
胡亥之聽師古曰以謬聽也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

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為鳴
形師古曰鳴夷即
今之盛酒鳴夷騰
少如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孟康曰初相識傾蓋如
故文類曰傾蓋猶
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張晏曰於期為秦將被讒
購之燕遣荆軻欲刺秦王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
於期自勿首命荆軻齊往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到
以卻齊而存魏孟康曰王奢齊臣也齊至魏其後齊
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
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
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服虔曰
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晉灼曰說齊宣
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以弊齊終死為燕也
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
守志亡軀故以為喻

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何則誠有以相
殺之白圭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以相

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何則誠有以相
殺之白圭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以相

茅坤曰此上是第二段言士貴相知

宋祁曰注高歇當作同歇

茅坤曰文字縱橫入神

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孟康曰馱馱駁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諂而更食以珍奇之味師古曰馱音決馱

音白圭顯於中山師古曰以技中山之功而尊顯也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蘇林曰

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蘇林曰

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臙脚於宋宰相中山魏人

刑也此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也魏相魏齊

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

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師古曰言直道而行不末朋

計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

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為小流也言狄初因蹈雍遂入雍州之河非也

雍州之河非也徐行負石入海服虔曰周之末世

沈也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

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應劭曰虞

繆公賢欲往于之乏寧戚飯牛車下相公任之以國

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寧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

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且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師古曰碑宗與岸同能脛也薄止也

音下諫反曼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音莫幹反

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

孫之說逐孔子師古曰季孫魯大夫季相子也名斯

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文類曰子夫以孔墨之

茅坤曰文字縱橫入神

隆按以上文法
凡七變故意合
以下復總括前
意而結之
茅坤曰此上是
第二段言人主
不當信讒

六平曰此是
第二段言人主
不當信讒

茅坤曰以下第
四段言人主當
重賞士

威宣師古曰齊之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
之浮辭哉公聽竝觀垂明當世師古曰公聽言不私也竝觀所見齊同也
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
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師古曰朱丹朱子象舜弟今人主誠能
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
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
應劭曰燕王曾賢其相子之之欲禪以燕國國乃大亂
田常陳桓也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人君去此
心則國家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剗妊
安全也古曰武王克商反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
其故政乃封修之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
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
下張晏曰寺人勃鞞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袪及文
公而用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卒車裂之

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
孫叔敖三仕相而不悔師古曰叔敖三為楚相而三
聞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眾怨之位尊者君恨之
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衆何也叔敖
曰吾三相楚而身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於陵子仲
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人也於陵子仲
辭三公為人灌園師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陳仲子
子以為不義乃將妻子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
仲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聘之欲以為相仲
子不許遂去妻相與逃而為人灌園終身不屈其節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
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師古曰
規反終與之窮達無憂於士師古曰無則桀之犬可
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盜跖之客為其人
此言被命也以命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
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太王道哉應劭曰荆
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闔閭欲殺
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

漢書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茅坤曰此下文
極論人君待士
不必待左右之
人

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
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刑字也尋諸史籍刑斬無
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
者定何人也湛讀曰沈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
聞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
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蘇林曰抵音帶張晏曰柢根
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困音去輪反離音而為
力爾反音於綺反一曰離奇各讀如本字而為
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師古曰萬乘器天子
刻加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砥然結而不見
德師古曰隨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銜明
玉耳我適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師古
也音支游謂進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
納之也故羸瘦也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
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
世之君謂陳說也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師
古

徐中行曰鄒陽
書前實後虛藉
非說難前虛後
實此綴文之妙
所以冠絕古今

躡其故迹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
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
圓轉老為鈞以其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師古曰
此說非也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
王制取天下亦猶陶人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
轉鈞非陶家轉象天也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
眾多之口道而為佞人奪其善故秦皇帝任中庶
子蒙之言庶子名也子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師古
首短劍也其首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
類七便於用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
渭之陽與語大悅因載歸秦信左右而七周用鳥集
而王非因舊故若鳥鳥之暴集何則以其能越羣拘
之語馳域外之議師古曰羣音力全反獨觀乎昭曠之道也師
日昭明也今人主沈詭諛之辭牽帷曆之制孟康曰
曠廣也今人主沈詭諛之辭牽帷曆之制孟康曰
右便僻侍惟曆臣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師古曰
妾所見牽制矣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師古曰
才識高遠不可羈係也皁歷也揚雄方言云此鮑焦
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歷日皁皁音在皁反

唐燭曰

所以憤於世也。孟康曰周之介士也師古曰鮑焦然其時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蔬謂菜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汗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言其自修廉
嗎若磨厲故里名勝母曾不入師古曰曾子至孝於石也不入師古曰曾子至孝故不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晉灼曰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師古曰朝歌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執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師古曰回邪也汚不潔也音一故反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數之中耳師古曰堀與窟同澤無水曰數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為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為不可師古曰建謂立議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

止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讓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師古曰先生枚乘夫子嚴忌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迺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畧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怨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千數得茅焦為廓大義鄭氏曰齊人也應劭曰茅焦諫云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毋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為陛下危之臣所言畢乃解衣趨樓始皇下山殿左手接之曰先生起矣即迎太后始皇非能說其言也迺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履脫死如毛釐耳師古曰釐少也言纒免於死也陽曰鄒反故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師古曰鄒之往也

隆按事所以難
應上難

月

漢書卷五十五

陽

十四

七四

令

茅坤曰以下文與計畫並舉戰國策士之風向孟春曰建之為辟陽侯謀者史載陸賈嘗使之鄒陽之謀出于齊人王先生陸與王戰國之士此建不終其節卒以喪身無足道者鄒陽其才而不能不計逼所謂主長君以行其言於上豈計世道固使然哉

按自音者舜以下歷舉古之愛弟者以為誦

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

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

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

日欲獻愚計以為眾不可蓋師古曰蓋覆蔽也竊自薄陋不

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

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

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為蓋侯鄒陽留數日

乘間而請曰臣非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

驚竊不自料願有謁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

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

者今受益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

血無所發怒師古曰怫鬱鬱積也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

恐長君危於繫卵師古曰繫卵者言其將墮而破也竊為足下憂之

長君懼然曰將為之奈何師古曰懼讀曰懼音陽

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

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

於兩宮如淳曰太后宮及帝宮也金城之固也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

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

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卑師古曰地名也音鼻今鼻亭是也在零陵夫仁人

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

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師古曰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

僕人即御屨樂也讀曰甫般字與班同獄有所歸師古曰歸罪也季友不

探其情而誅焉師古曰季友慶父之弟不慶父親殺

閔公季子緩追免賊師古曰慶父出奔季友縱春秋

以為親親之道也師古曰公羊之說也魯哀姜薨于

漢書卷五十五

鄒陽

五

陰按物吳王一
段無關於陽止
因叙梁事故并
叙公孫攬之說
為附小傳云
劉奉世曰齊孝
王自殺景帝聞
之以為首善即
立其子此云不
得立嗣者蓋嘗
有為此議者耳

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師古曰哀姜淫於二叔而豫殺閔公齊人殺之干夷夷齊地也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是以說天子徵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

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

國謀皮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既破吳齊王

自殺不得立嗣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

公孫攬謂濟北王曰師古曰攬音俱廣反臣請試為大王明說

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攬遂見梁

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疆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

四分五裂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為五

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

難也如淳曰非有奇材異計欲以為亂逆也但略權

許吳以避其禍耳晉灼曰非有以怪異之心而

城守須待變難而應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言

不自全故墜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猶失也昔

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

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師古曰祭仲鄭大

公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而宋大夫雍氏

以女妻莊公而生突昭公既立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

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

公奔衛言足魯於大國苟順其心欲以全昭公也祭

音側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師古曰鄉讀曰

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張晏曰歷過畢地招燕趙而總

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音子容反今吳楚

宋祁曰畦步南
本作畦行義直
可從

今言曰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

失與而無助畦步獨進師古曰畦音空象反瓦解土崩破

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

而與諸侯爭疆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

陸按潘岳守職
應上守職不撓
句

林希元曰此書
是當吳王逆謀
未露之先而諫
之故全不露出
警曲盡利害文
字起伏變化百
態橫生真古之
善言者
陸按此書全是
隱語與鄒陽諫
吳王書同

林希元曰故字
上無所承諒父
子下似無所屬
然言父子以見
君臣亦然也故
接之以忠臣云
云
陸按孔叢子嘉
言稱載子貢之
言曰以一綫之
任繫千鈞之重
云云枚叔全用
此語注無引証
惟李善注文選
有之
唐順之曰一篇
譬喻
茅坤曰乘書雖
不直指吳王之
畔而其辭情明
切勝於鄒陽多
矣

林希元曰自以
一綫至惑也設
喻言其言甚難
茅坤曰以下文

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者有低
首察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
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
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
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
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
於淄川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
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
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
侯師古曰聚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二光之明
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師古曰德政和平上
無有錯謬故言不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
絕二光之明也

誅以直諫師古曰言父子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
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
於臣乘言夫以一綫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
高下垂不測之淵雖其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
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于天不可復
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
福正在今日言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師古曰脫
其激切甚急也必若所欲為危於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
也音上活反也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散無窮之樂
究萬乘之執師古曰散盡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
之安而欲乘繫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
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
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入勿聞

如串珠累累不絕

林希元曰百人性至救火也設喻言息禍不如勿為

林希元曰自養由基至持矢也設喻言已言可信

茅坤曰文字極錯落

早見日

真德秀曰磨礪教句此天下名言

林希元曰自福生至有時而亡言禍福起於細微之中成於積漸之漸

林希元曰此是吳王逆謀已露故諫之如此中聞利害禍福反覆詳盡可謂善言矣

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倉鄭氏曰音懷倉之倉

寒一人欲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

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

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

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

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此見百步之中故謂由

基為不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

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為極單一也

一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為繩索久鏤斷井幹也晉

灼曰統古繩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繩斷幹井上四

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

交本井上以為欄者也孟云鹿盧失其義矣統繩皆

音繩鏤契皆刻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

然也師古曰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

至丈必過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張晏曰乘所轉四萬

縮也師古曰言自小以至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

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握而絕手可握而拔師古

蘗言若蘗之生牙也搔謂抓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

也搔音索高反抓音莊交反

磨礪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師古曰礪亦磨也底

磨者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彙行不知

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

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

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

為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

鄉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

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師古曰

謂榆南距羌笮之塞師古曰笮西南東當六國之從

關也師古曰從音力各反

師古曰從六國乘信陵之籍孟康曰魏公子無忌號

信陵君無忌嘗總五國

音子谷反

美書卷五十一

文苑

七

劉奉世曰按列傳吳王正月先起兵二月敗走中間五十日爾二國圍齊三月不能下漢兵至乃引歸解而後齊王自殺則當在吳走後一月外事又乘此書云梁固守以待吳饑則是未饑以前安得已知齊王殺身與四國不得出兵及趙囚之詳疑乘書出後人追加之或傳之者增之也

都魯東海絕吳之饑道遠生飢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後藥布聞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救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南淄川趙囚邯鄲應劭曰漢將鄺寄圍趙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下屯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羽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言將兵而處吳軍之北以距吳非北地也良將也張羽韓安國不將漢兵如說非也弓高宿左家子也張羽韓安國不將漢兵如說非也右服虔曰韓頽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也後弓高疾之兵屯止也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乘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主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師古曰蒲輪以蒲裹輪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迺得其孽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為小妻乘之東歸也臯母不肯隨乘乘怒分臯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師古曰共王名之子也得召為郎三年為王使與冗從爭職師古曰冗從散見讒惡遇罪師古曰惡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家室沒入臯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臯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觀善之拜為郎使匈奴臯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李奇曰談朝也師古曰俳雜戲也倡樂人也為賦頌好嫚

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乘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主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師古曰蒲輪以蒲裹輪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迺得其孽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為小妻乘之東歸也臯母不肯隨乘乘怒分臯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師古曰共王名之子也得召為郎三年為王使與冗從爭職師古曰冗從散見讒惡遇罪師古曰惡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家室沒入臯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臯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觀善之拜為郎使匈奴臯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李奇曰談朝也師古曰俳雜戲也倡樂人也為賦頌好嫚

漢書卷五十五

王慎中曰：鼻不通經術而奏賦，以戒終其其不根之談，豈必天資穎合而不皆於經術者？

茅坤曰：彙書不載其所著賦，今有見之文，死諸書者數百。

盧舜治曰：爾衡賦，賦十年乃成文。

思有遲疾類如此

隆按：溫舒傳只載尚德緩刑一疏，其說皆萬世君臣當服舊者。

黃震曰：溫舒一疏切中時弊，蓋自武帝後法益煩苛，宣帝初即位，溫舒董一掃除之，論者謂其切中宣帝病則

戲師古曰：媢，戲，褻汙也。以故得媢師古曰：媢，神也。賸音瀆，比東

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武帝春秋

二十九廼得皇子羣臣喜故皇與東方朔作皇太子

生賦及立皇太子禱祝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

而立此禱祠而令受詔所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

初衛皇后立皇奏賦以戒終師古曰：慎，皇為賦善

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

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楚鞞

刻鏤師古曰：楚鞞，足楚之也。鞞，以韋為之中實以物上

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

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臯賦辭中

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廼俳見視如俳自悔

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媢東方朔如淳曰：媢音欺，詆，誹也。

也媢醜也。詆音丁禮反。又自詆媢其文散散曲隨其事皆得其

意師古曰：散，古委字也。散，頗談笑不甚閑靡，凡可讀

者不二十篇其尤媢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溫舒

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師古曰：小

聯次稍習書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

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

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蘇林曰：縣名在常山，晉

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師古曰：掾，守廷尉史會昭

帝崩昌邑王賀廢管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

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

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

非也時帝未有
施行
真德秀曰按溫
舒之論雖為獄
吏發其實議當
時之君故始言
秦之時貴治獄
之吏非自貴由
上之貴也次言
上下相歐以刻
此者上實驅之
也又次言自安
之道任千人死
則可見當時之
吏能殺人者上
之所欲故安否
則違上之所欲
故危蓋孝宣雖
賢明之君而實
好刑名之學故
其意指所形至
於如此上之所
好其可不謹耶
隆按開至聖句
終開開聖人意

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
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
不及二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
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太賓愛民如赤
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
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
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
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
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
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師古曰謂霍光披肝膽決大
計黜仁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
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
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條煩文

林希元曰治獄
之吏是也一句
始見本意

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
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全五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
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
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胃譽諛之
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
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
患父子夫妻勸力安家然太平未治者獄亂之也。夫
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以獄者不可復屬
師古曰屬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
絕字屬連也則不然上下相歐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
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
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
太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

直德秀曰樺楚之下至吏期不刻其於昏吏慘刻之情獄好冤枉之狀可謂盡之矣

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樺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蓋奏當之成，師古曰：師古曰：卻，退也。畏，為上所卻也。退，蓋奏當之成。當謂處其罪。雖咎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師古曰：咎，聽也。以為，猶也。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工極媮為一切。如淳曰：媮，苟且。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未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滅疾，川澤納污。瑾瑜匿

真德秀曰：溫舒論緩刑而併及除非謗招切言必其時有因言得罪者。陳仁子曰：溫舒之言重刑獄雖詳而所以道帶于德化者尚略。故於神爵甘露之時無補也。

惡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君之善御下亦當忍耻病也。詬音后。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正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永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以盡臣節。師古曰：求為卒而隨使至匈奴也。事下度遠將軍范明友、大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取故罷而遣歸，故官父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為漢厄三七之間。張晏曰：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帝崩二百一十歲也。至平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

本十年作一寺

隆按注絕字據
永本傳當作紀
字

隆按賈山之至
言路温舒之尚
德緩刑疏可以
比有誼錯至如
鄒枚之屬僅若
相如靡爾

劉子暈曰審如
班史所言則比
干諫紂子胥諫
吳皆不免刑戮
者豈其言不正
耶君有明暗實
暴田其所遭有
幸與不幸也

曰永上書所謂涉
三七之節絕者也
及王莽篡位欲章
代漢之符著其
語焉温舒子及孫
皆至牧守大官

贊曰春秋魯臧孫
達以禮諫君君子
以為有後師古曰臧

孫達魯大夫臧哀
伯也相公取帥太
鼎於宋哀伯諫
之周內史聞之曰
臧孫達其有後於
魯乎君違不忘
諫之以德也賈山自下
廂上孟康曰廂謂割切之也蘇林

工來鄒陽枚乘游
於危國然卒免刑
戮者以其言正
也路温舒辭順而
意篤遂為世家宜
哉師古曰謂子孫為大官不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一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